

清代
筆記
叢刊

金壺七墨

黃鈞宰著

四

新刊全書

卷之七

七

金壺逸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饒歌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饒歌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
炬無煩鐵鎖開遙憶策勳高會處凱歌齊上雨花台掃穴禽渠爵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
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樟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
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爛風高勅勒秋海波從此靖千載頌金甌

禽言

江甯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况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鷓鴣雨多水漲生蘼蕪
魚飛稻田畦產竈可憐有地無人租兔葵劇得連根煮霧笠烟簑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
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絮拂
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街泥無力巢難
做翠翰剝落寒侵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
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

拂面西風塵撲灑荒厓白骨狐狸吟誰家雙鬢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曾公既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者居多獨李次青觀察博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叙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櫻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忍饑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不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邀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蕞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旌仗鉞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况於闢榛狂奪殘黎於猛獍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鳬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遂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駘不遑矣所議亟為通達此外駢散文字率以郭李相比擬曾公勲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妥瑪曩詣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強之議閱者憤焉有義士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尚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采五金山礦等事變易風俗擾衆驚民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為重官權為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中間民心有異亦即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黜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強人從已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即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箱稅銀至數十兩胡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尚不欲效西洋之所為況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馭以柔道則馴施之仁政則順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能則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洩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竊為先生不取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詐力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

德相承民心感浹此即為政不專恃強而億萬終不能弱之證不惡而嚴可與亡友將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簡潔老當餘味曲色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耀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眾疑其誑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卧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遽遽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為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鬪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繯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

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為脩路之費。和尚之友盜馬者答。

賣草

鄉民擔草者，逕行惠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厨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貴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煙管墮於地。姚笑曰：煙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呈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為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答之十數，曰：烟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汶河人。遊擊吳禮北廣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

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為內應，以

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

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為勇烈聘焉。婚期前三日，謠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方食，遽起具衣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噩耗，事雖不可知，然義當速往，謹請改卜。

吉期即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千餘里。崎嶇山路間。彌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誅。截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威少霽。家居愈謙謹。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千里。而口不言功。最後奉爵相李公檄。會勦陝賊張仲愚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合。前後受敵。勇烈鏖戰竟日。身受矛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礮中腰。而顛顧謂左右曰。灘者坍也。陳坍吾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問。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祧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清河。世銘聞爵相奏請優卹。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閱十日。哭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顛暈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求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揚莊。聞報大怒。立遣兵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者。即時正法。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為勇烈作行略。而屬予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贛翰壽先諸

戰績叱咤如生。因爲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飪。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刑予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習恥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盟。不載贄。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來無稽。益舖脯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墻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貨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爲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舊從遊者遽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趨趨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相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遒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

行曰書來乞詩。再次曰尾書溪藤曰。視昔過眼。即售者亦不辨為何語。他日讀坡公墨妙亭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閱秋雨盦隨筆。乃知為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曾賓谷都轉嘗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為總理衙門斌椿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袴。持杖鵠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之逼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為三兩三錢。即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帑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尊重商賈。尚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礮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盛富強。兵精器利。

尤為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胥。生擒吐谷。真不值一絮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四川。會何子貞太史視學蜀中。撫某行事。劾罷之。而川督旋亦劾何。某又為是錄。以相污讎。怨毒之於人甚矣。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邸報者不錄。試問閨幃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即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貧不能治裝。蕙貸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之。囊橐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至。眾皆愕。昭謂其索逋來也。蕙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隸大雅班。偉軀潤噪。技藝冠群。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歲得潤筆。

資倍於歲值。然終不肯棄伶賣畫。曰。伶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脚色無多。缺一不辦。我去。奈衆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雁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屋。亟丐人輦其母。會吳下頻年兵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為尋親計。人以墮成業也。咸勸沮之。秋曰。吾不憚征繕。為將母地。今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為哉。盡貨所有。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情性天籟為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真。即範杜甄陶。徒膺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勒歌。隨園載樵夫哭母句。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卮魯特俘。上郊勞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彈箏茄歌者畢集。有老胡工茄。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老胡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素駝。嗚乎。北斗之

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兵深得侍衛綽克渾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為奴舞劍。奴為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為長弓。射落欃槍入酒鍾。音調悲涼。如出一手。蓋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為妙。非如古體排奐轉捩。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為生。自黃河北行。而廳營生意盡矣。胡穉楓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麥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懣懣之詞。出以蘊藉。讀之輒喚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當事不遠撤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丹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識趣。而性天脫摯。遠過於鈞。故兄弟尤為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盪雲陰。漸滌破午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謾謾高風生。悠然答吟諷。風停望斜暉。前村煙樹重。

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微風醒殘醉。搏土擲波心。雲影盪空翠。
田夫荷耰鋤。遙從隴頭至。不解強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巇。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
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翻號鴉。老人潑墨凍烟活。
胸中積塊紛槎枒。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嘩。入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卉皆塵沙。
太素為胎發古艷。位置那獨宜山家。撐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為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
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鳴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
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群生慚潦草。畸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共解襟。七絕
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蕭吹破海門秋。寄懷宰平
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雁有殘聲。想夜火松陵棲倦旅。不成也是者般幽獨。拚把輕
碧釀香。今宵斟偏來。宵依舊。棖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欄杆曲。怕幾度鶯飛燕蹴。垂楊不
是當時綠。要想到秋來後。開到芙蓉。可留餘馥。宰平。天河字也。兄性孝友。少嘗到臂療親事。

金壺逸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變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召行過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踟躕。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曰禮義防。視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目之瞳。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為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為禮。並坐離立。以示親。耦俱無猜。習為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澤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

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為妻。而降女為側室。女即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謂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寔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金陵。後況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偽忠王。出其所擄金玉寶玩。別為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獻諸秀泉。謂暑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為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褰簾傾盃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盃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為。生之友將君者。距女家不過數武。乘間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為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為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

上銳非木非石。中輾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為辨認。舉刀剖之。劃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諦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象背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將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然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啟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嚮為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焉爾。英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蓋英人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女兄弟子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女亦孫。如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實則傳女者各為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為七。合為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為辦公運饗之用。顯見於奏疏。其初採水操盤運機轉舵。猶以重貲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